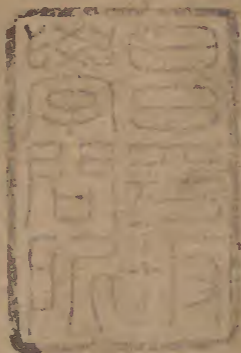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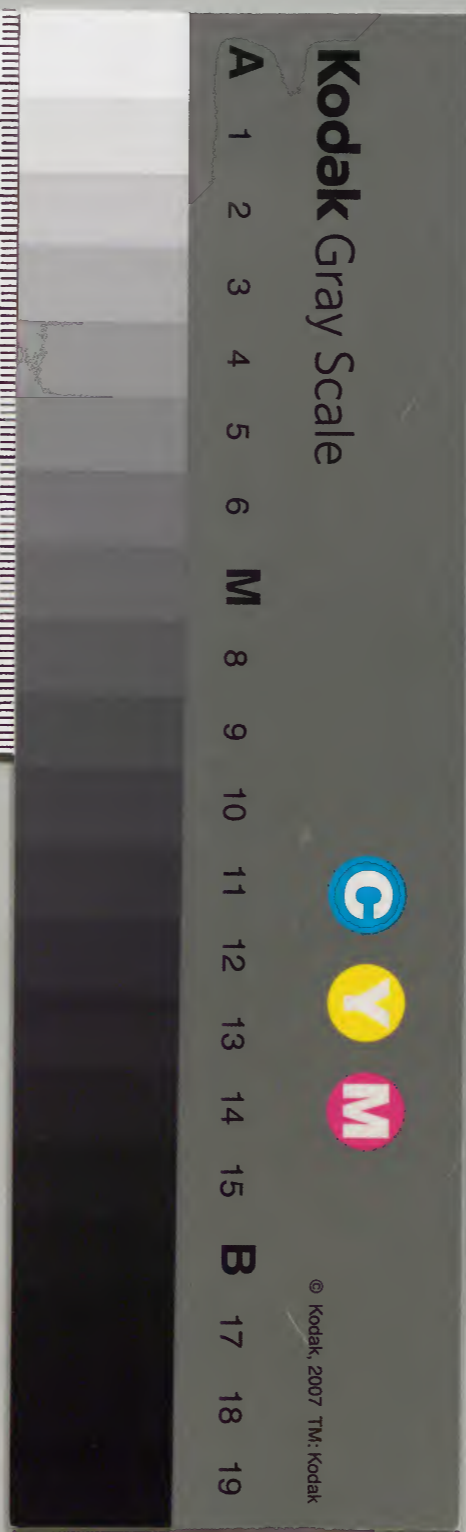
岳王傳演義

三



庫	文	閣	內
三	〇	〇	〇
函	〇	〇	〇
架	八	冊	類
三才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04
冊數	8 (3)
函號	308 275



岳飛射

死虜將



新刻按鑑演義全像大宋中興岳王傳卷之三

起建炎二年己酉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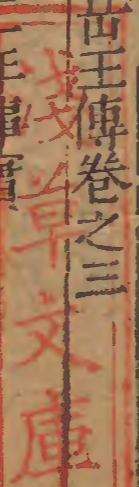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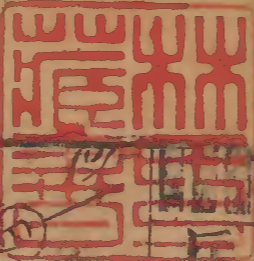
止建炎四年庚戌歲

首尾凡二年事實

按真史節目

高宗皇帝駕走杭州

却說金使攔阻了濟南府大驅胡兵入寇遣將攻打州城縣聲息未聞東州留守杜充遣岳飛提兵救之飛至州城縣與鞏宣贊合兵戰之大破其衆又戰黑龍潭皆大捷飛遣襲金兵到汜水關正起金家大隊人馬當頭一員虜將殿盛銅鎧手橫巨斧勒住馬大叫宋將慢來岳飛挺鎗躍馬直取虜將虜將拍來迎二騎戰不兩合岳飛佯輸撥回馬望本陣而走虜將趕來約離一百步飛按下金鎗拽滿八石重弩指定虜將射來正中咽喉而死金陣大亂宋兵追擊至竹蘆渡屯



點着蒿柴



殺入金營

札與金家營壘相對岳飛喚過董榮王貴岳亨白汝三人各領三百兵於山坡後作三處埋伏每一軍用葦柴兩把如十字樣縛在鎗頭上五騎作一隊稀稀擺開近半夜將蒿柴四頭點着殺入金營我自引兵來救應不許有誤董榮等領計去了且說金家戰敗人馬走回報知撒里幹言宋兵勇不可當主將湏用隄備撒里幹分付部下戾守寨壁隄防宋軍來到將近二更未董榮王貴岳亨各領兵情上出了山坡下令點起蒿柴一齊吶喊前進虜營聽得帳外金鼓喧天驚荒不迭虎將撒里幹刺出來滿營火光逆天不知幾多人馬董榮引三百騎衝突而來正迎撒里幹被董榮一刀砍之岳飛部兵隨後掩紉金兵踐踏而死者甚衆奪其所遺馬駝糧草兵器無數飛回見杜克杜克即將岳飛等功績奏知高宗高宗覽奏龍顏大悅下詔加陞岳飛爲武功郎張憲等各依次陞

賊首王善



曹成圍城

實自是每日只聽信黃潛善汪伯彥所奏朝廷政事盡決於此二人高宗復加陞黃潛善汪伯彥爲尚書左右僕射次日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憂國事不濟因是二人專事諂媚以迎上意高宗愈敬信之全然不以外患爲憂只是苦死那邊廷忠義士也話分兩頭却說汴京左近有賊首王善曹成張用董彥正孔彥舟等招聚五十萬賊衆來攻汴京只聽得南薰門外鑼鼓喧天喊聲震地叫道杜留守早獻城池與我等鎮守免被金人所據杜克聞此聲息即部軍上城守護只見城外賊黨四下圍城數匝水泄不通心下大驚撫岳飛背曰京師存亡全賴統制今日此一舉須當盡力岳飛對曰留守放心只須我本部人馬與留守退之杜克大喜將所騎戰馬雕鞍盡付岳飛令出兵退敵岳飛欣然請行率部下八百餘人放下吊橋開了南薰門城上

王善奔



甲逃走

杜克搖旗納喊助戰岳飛領兵出城來部下看見賊衆勢大皆有惧怯意飛謂諸將曰賊人雖多都是烏合之衆人心不一各自統率若一隊得勝別隊亦來相助若一家戰敗則各自逃生爾等暫駐於此待我與爾衆人破之言畢岳飛領了牛車等五六人綽韃上馬直冲入賊陣來賊衆驚亂各不相顧拋戈棄甲而走張憲等見前軍已勝領部下時殺入王善曹成見宋兵英勇不敢交鋒撥回馬殺開血路而走岳飛只八百壯士殺得王善等五十萬強徒星飛雨散岳飛見賊兵去了收回人馬進城城中百姓大小士大夫皆舉手加額相謂曰前日虜寇圍城若得此人退敵我城中子女如何比去二帝亦不至蒙塵矣岳飛入見杜克杜克設席賞勞其軍士卽錄奏岳飛退賊之功高宗復陞岳飛爲武畧大夫授英州刺史自是屢破賊有功杜克甚禮之而不能專其言每百

金兵圍



大名府

與杜克軍中談論興復之計正言間忽哨馬報金國大太子粘罕統領大軍二十餘萬南侵二太子兀朮領兵二十萬已克破彰德府卽日人馬來侵東京杜留守聽得大驚欲與衆人棄汴京退回建康岳飛揣知其意諫曰中原之地社稷宗廟在焉京城皇陵在焉今欲奔此而奔建康他日欲要復取中原若無數十萬兵不可也當守當熟思之杜克爲人懦怯聽說金兵大驅而來終是畏懼竟不聽岳飛之諫遂退兵夜遁建康岳飛無計只得與部下將士泣而隨之杜克到了建康預備戰守之具遣人沿路體探金人虛實不在話下却說金粘罕兵至大名府知府張益謙與僚屬裴億郭永寺商議退敵之計郭永曰金兵遠來利在速戰一而差人星夜往楚州求救隨即調軍迎敵裴億曰虜衆勢大只宜堅守待救兵到首尾夾攻則一戰可破益謙從其計傳令軍士深深高壘

益謙城上



插起降旗

緊守不出金粘罕見宋將不出堅閉城門催督胡兵悉力攻
擊城上插下亦石弩箭之類金兵所傷甚衆不敢十分近城
一連困了日餘城中日望救兵並無消息原來楚州近日因
金撻懶屯兵界口以致音問不通益謙等糧食將盡軍士往
往有投下城納降者金將幹里朶攻擊愈急城中無計可施
有勸益謙歸順免一城軍民受困益謙欲從之郭永曰公乃
一府之尊朝廷以重任付君知君能爲大名之藩障也今糶
胡播亂正宜激厲將佐同心協力與朝廷保守其土地况城
中糧草尚勾支一月若一月糧盡密迓鄰知吾父困於虛
豈無一人仗義者乎願府尊堅其守志勿聽佞人之言而輕
屈膝萬古之下豈得爲大丈夫乎益謙默然不語僚佐裴億
曰救兵又不來府尊若不早爲計我等休矣益謙主意不定
察其部下皆無閉志遂不聽郭永之言在城上插起降旗次

幹里朶



殺郭永

日大開南門納降於金幹里朶金兵入了大名府張益謙
僚屬裴億等參見金將禮之幹里朶問曰我軍到城下一月
有餘尔等待城破乃降何也益謙曰衆人皆欲即降惟官屬
郭永願守致延至今里朶咲曰郭永何等人敢阻我大軍即
遣人去拏來是時郭永見益謙等開門納降遂閉私第不出
聽得有人拏他即分付家下整冠帶來見幹里朶昂然而入
端立于階下里朶曰吾已知郭先生忠義士也今日若肯委
心歸順不失原職永豎口大罵曰我中原人物由科第進身
着大朝衣冠遭大朝禮法豈比尔無知犬羊侵肆我邦國毒
害我生靈恨不醢你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言罷於袖中拔
短劍便刺里朶幹里朶大怒令左右簇下遣人捉其家屬一
同戮之於市郭永臨刑金無惧色可怜一家俱被斬首傍人
觀者無不下淚後人有詩嘆曰

高宗單騎



走出揚州

金將南侵急困城 惟君誓忠待來兵
因他屈膝降虜 遂顯男兒烈烈名
却說金粘罕取了大名府驅兵至天長天長縣名即今盱眙是也招捉盜賊制置使劉光世帥師禦之與金兵戰敗走還天長遂陷此時高宗車駕在揚州有內侍鄺詢訪知金兵陷了天長奏知高宗金家人馬將到揚州高宗聞奏大驚慌披甲上馬亦不顧從官只單騎走出揚州至瓜洲遇小船渡過揚子江保護聖駕單卒惟數人及王淵張俊張選康履寺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是時黃潛善汪伯彥二人正領眾官聽僧人克勤在那裡說法纔下法席往齋堂受齋忽相府守門小吏走報曰聖駕已往南走矣潛善伯彥聞說唬得痴呆四眼相看計不知所出只得披甲上馬南馳去趕聖駕揚州城裡居民爭門而出自相蹂踏死不計其數無不怨恨汪黃二人司農卿黃鉞

軍士爭



斬黃鉞

趕車駕至江上正遇隨駕軍士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害良皆汝之罪致有今日之禍鉞驚慌方欲與軍士辯我非是潛善眾軍士已向前將鉞首斷下矣眾軍士殺了黃鉞遂追趕聖駕去訖且說金粘罕人馬到揚州城下聞知高宗已自南渡即率諸胡兵直趕到揚子橋哨馬回報高宗車駕去遠粘罕下令就在瓜洲屯札次日長驅入揚州將一城生靈盡皆勒殺放起火來不分官府衙門軍民人家盡行燒燬可惜繁華宮闕一旦盡成灰燼城中號痛之聲徹於內外太常少卿李陵見金兵入城自揚州奉太庙神主以行被金人追逼緊急太祖神主亡所有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丞取神主以走未及數里間回望揚州煙焰燭天已知宮室民家皆被金人所焚矣

史評曰高宗惑於汪黃和議之說而拒宗李還京之

金人焚



謀坐致金師遷延南渡中原於此不可復望矣
後人有詩譏高宗君臣云

門外飛塵謀未歸
安危大計類兒嬉
君王馬上呼船渡
丞相堂中食未知

却說高宗到浙江駐驂太后王妃及隨從官員陸續皆到太常少卿季陵奉帝神主來見具奏揚州城闕被金虜焚燬軍民不甯一箇高宗聽說君臣各痛哭不勝之情因改州衙為行宮差五軍制置使劉光世守鎮江把截江口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朱勝非節制平江府秀州軍馬命侍郎張浚副之王淵守平江府呂頤浩領兵屯京口張浚領兵八千守吳江駕在杭州下詔召天下豪傑起兵截殺虜寇在廷文武與中丞張徵上疏論黃潛善汪伯彥二人大罪有二十餘件以致陛下蒙塵於外天下怨懟乞加罪斥激勸忠臣義士方肯用

揚州城

王淵奏



命是時汪黃二人自知不為眾所容亦聯疏求退高宗不得已乃降黃潛善為江寧知府汪伯彥為洪州知州二人得旨遂辭帝去訖不題

史評曰建炎之初汪黃二人專持國柄嫉害忠良貶逐李綱而阻守京皆遭黜貶中外切齒恨之惟有高宗不覺故有幸杭州之患
苗傅作亂立新君

謂說黃潛善汪伯彥既罷政帝以葉夢得張徵為尚書左右丞襲汪黃之職頗詔赦死罪以下選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因朱用黃潛善計罪李綱以謝金也知樞密事王淵屢以李綱會忠義於先朝乞聖上寬宥放歸以為臣勸帝不從然淵善迎上意捷於應對凡諸將宣制皆出乎淵帝乃命淵自後百官進呈俱令簽押於本院由是王淵寵遇日隆又與

放李綱

劉正彥



見苗傅

內侍龔文翰碩康毅等互相交結所言於帝無有不從內外皆已憚之當三月望日百官朝會一齊於樞密集候王淵簽點各僚屬惟有統制苗傅未到淵怒曰諸人皆遵法令苗傅何等入敢違帝旨即上疏劾奏其不遵約束故違朝廷法令高宗見奏亦怒下詔奪去官爵謫之于外左相葉慶得奏曰苗傅雖一時有誤朝會罪本當責看其出於世將且有勞於王室聖上可赦其罪朱勝非亦為力奏帝怒方解免其罪謫百官朝退苗傅歸至私第深恨王淵欲報其劾奏之仇未得其計正憂悶間堂吏報副軍劉正彥求見相公傅即令請入正彥進見苗傅禮畢傅引正彥入後堂分賓主而坐正彥見傅面帶憂色因以言挑之曰統制近來名望誰不仰知昨因失於朝期被王樞密所奏得遇葉左丞相力奏聖意頗爾復其原職定為幸耳更有何憂乎苗傅聽罷日揚眉指謂正

苗傅遣人



請王世修

彥曰苗某若得一二八相助斬王淵之曾於東市方能雪此恨正彥起密謂傅曰尊公休出此言倘王樞密知之君定休矣傅愈怒曰大丈夫志在沙場一死非所惜第恨不得報此仇也二人正言間有總管黃大昇亦來到曰二人言得好事吾聽之多時正彥請人一一將苗傅之事告知大昇大昇曰君家屢有戰功勤勞王室尚止得一統制之職王淵有何功結得求大權只是王上不明聽信其媚言驟遷顯職吾心甚不平日前朝期挾天子之令更不把我寺為意吾懷恨數日統制若有黃某之處惟命是從傅大悅曰二公若肯相助富貴之正彥曰事不宜遲若漏泄此風於外必受奇禍我有一心腹人昔曾為劇盜英勇無比吾招之來降南昌人姓王名世修可令人請來事必成矣苗傅即遣人去請不核時王世修來見苗傅等三人各語平生世修曰主上闇弱專信內侍

王淵入



朝奏事

恣橫皇子魏國公專仁慈好禮不如乘此機會廢高宗而立皇子仍請隆祐太后臨朝秉政將宦官盡行誅戮移檄天下罷鎮知吾等廢立有名自可以保無後患矣大昇正彥等皆稱此計太妙苗傳謂世修曰後三日乃三月下旬吾聚集本部人馬候百官入樞密院聽宣制後爾可領三千精壯埋伏於城北橋待王淵入奏退朝出可即擒之我與劉正彥黃大昇率軍後應勿致失誤世修欣然領諾去了苗傳商議已定各回家整點軍馬及時行事且說樞密院王淵入朝退出引從騎數百將過城北橋忽從騎報知前面有伏兵擁至不知何處軍馬王淵聽說止欲遣人探問王世修引三千精壯軍士手執利刃一迸向前世修踏進王淵車前淵護從一齊格鬪被世修掣短刀在手砍死無數軍人其餘皆四散奔走王淵見勢頭不利勒馬望北門逃躲世修趕近前一把手倅

世修斬



死王淵

馬來大叫王淵不活挾天子以令諸侯今結宦者欲謀反吾因誅之言罷一刀斬下淵首引壯軍殺出南街正遇苗傳劉正彥等軍馬會合衆人擁兵繼至行宮各官皆驚惶逃匿不知所爲苗傳等分島淵首于行闕喊聲大震入宮收捉內侍龔文韓碩等龔韓聽得闕外作亂引軍從後宮出來與苗傳撕殺傳提劍直取龔文龔文抵敵不住慌走人後御園傳畢直趕至面前一劍斬下頭來遂殺出後宮韓碩措手不及亦被斬康履知事急荒入告知高宗曰苗傳等懷憤作亂陛下可速降詔安撫之帝大驚即遣朱勝非趨樓上問苗傳作亂之故朱勝非領旨急趨樓上見苗傳黃大昇王世修各部精壯軍殺過樓下來內外之聲喊動山岳勝非從樓上高叫曰聖上有旨尔等何得無禮苗傳等見勝非樓上宣傳聖旨齊聲應曰王淵交結內侍欲謀害我等衆人今日收而殺之與

金修皇王傳

三

高宗登樓



勸諭苗傅

天子無預待殺盡其黨然後伏闕請罪言罷殺入中軍統制
吳湛排門不甚阻當引傳黨人內奏曰傳等豈敢作逆皆是
中宮龔文韓碩結黨王淵故也今日衆人合兵誅之止爲天
下除害耳帝見湛奏自登樓撫諭之曰龔韓王淵既已伏誅
卿等更何擾攘傳等舉頭見黃羅蓋始知天子在樓上卽山
呼而拜傳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
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
賊不戰首先渡河因交結內官康履等乃除樞密臣自陛下
卽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龔文韓碩誅滅更乞
康履曾澤誅之臣甘心伏罪帝曰旣誅王淵等事亦極矣康
履曾澤二人豈能爲卿之害不必再計較也王世修劉正彥
齊聲曰今日不斬草除根終久必爲喪身之本臣必欲誅之
帝諭不得已命吳湛執履澤與之傳執履澤于樓下數之曰

勝非入



見太后

汝倚至上之勢結黨欺辱吾等今日何不教天子保汝哉言
罷卽將履澤一人腰斬梟首與王淵首級相望苗傅旣誅了
康履曾澤猶不肯退樓下爭鬪之聲不絕帝曰卿等尚不歸
營更有何意傳復奏曰陛下輕逐忠良重用奸佞不當在其
天位皇子魏國公慈仁好禮宜承大統則天下可安矣不然
吾等不敢退帝聞此言懷懼復命朱勝非下樓委曲諭之曰
昔者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有罪霍光廢之皆得其
當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汝欲廢之而立皇子欲爲反耶
倘天下知之入問廢立之罪汝等安乎傳曰須請隆祐太后
垂簾佐皇太子同聽政勝非諭勸不從以傳言白帝帝曰朕
果失德當退亦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宮內請太后到
御樓有政事商議顏岐頷旨逕入宮內請太后乘肩輿下樓
出門見苗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以來更變

太后遣朱



勝非回帝

祖宗法度童貫起生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今既誅戮樞密王淵中官龔文韓碩康復會澤十餘人可謂極矣更欲為亂豈不惧惹諸罷之刀兵哉傳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於簾內抱三歲兒子決政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乎傳等不從后顧朱勝非曰今日國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乎勝非曰傳輩銳意欲奉皇太子太后不允其議恐致大變姑從之后乃遣勝非回覆帝勝非還告帝曰臣適遇王鈞甫乃傳等心腹密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二將謂苗傅劉正彥也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太后手詔命陛下曲從之以安其黨帝允奏遂禪位與皇太子傳等得禪位之詔旨揮其軍退出宮門次日率百官於內廷奉皇太子魏國公勇即位請隆祐太后臨朝聽政直帝屬聖仁孝皇

太子



坐朝

帝居顯寧寺大赦天下改元明受內外僚屬望者震動誰敢不遵其命傳既立新君官自各依原職自尚書左右丞權劉正彥黃大昇同簽樞密院事法令舟王淵取同王世脩吳湛為尚書左僕射其心腹將佐各秉重任自是朝廷內外軍民皆震懼不半月日間聲息傳於諸處鎮守平江府禮部侍郎張浚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呂頤浩聞此消息文書互相知會各起兵勤王探聽軍報入杭州苗傅與劉正彥等議曰外罷會集軍馬勤王何以制之正彥曰慮事不週禍患難免尊公可奏知太后移檄諸罷明示奉皇太子之故斬淵等以謝天下諸侯見太后手詔必知君上有讓位意方雪吾自專之罪矣苗傅喜曰此計太效且聽下回分解

張浚傳檄討苗傅

却說苗傅次日率群臣朝帝于顯寧寺傳奏將改元赦書頒

苗傅等朝高



宗于顯寧寺

使臣賁



送赦書日

知天下又奏移檄諸罷示明尊立之意以安藩外諸鎮帝皆准奏傳令侍郎朱遷作赦書檄文頒示遠近

詔曰朕惟祖宗荆業守成以仁治天下重熙累古匹休肆朕纂承祗適先烈宵衣旰食勵精為治立政造事所以利安元老耆一以寬恤為先茲者皇上推位朕繼大寶改元建號先以刑罪減赦次將百廢修舉中外臣僚各揚乃職應將前後事件竭力遵承毋致違戾使四方百里之遠知新邦國以稱朕意其或不恭守令固生異疑仰監司按察糾舉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汝貸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檄文云朕以幼冲繼承大統尚書左右丞苗傅忠據於內廷德服於諸僚削平王淵交結之謀芟定宦官恣黨之禍皇上退往深宮朕已進登大寶朕本無能不足以及居天位也然而推戴之勤實出上意今日恐爾外藩諸臣一時不體朕意佞加疑貳致惑軍民茲者布告中外示諭遠近各宜奮乾綱之運振肇中原掃犬羊於不規興祖皇於有靈再光餘烈復觀至明勒若功居千載之下綿爾爵享永休之祚非誰以快朕不共戴天之憤實天下生靈之幸也檄書到日早為施行不宣

却說苗傅遣使臣賁赦書檄文布告中外使臣賁赦書已到平江府守臣湯東野得赦書遣人報知張浚張浚曰此非出上意復差人問報令湯東野將赦書藏匿府中候有的實消息然後宣行東野從其議遂秘了赦書不宣未數日得苗傅等檄文浚觀之謂僚屬曰朝廷當于戈擾攘之秋內先不靜何以服外倘金人知此消息乘亂而入我眾人更何施展一

張俊引兵



來見張浚



顧浩送

音張浚

死非所惜徒作無名之鬼也言罷槌胸慟哭衆僚佐察其檄文出苗傅之手知皇上被幽禁各整髮皆曰皆願死聞張浚曰事不宜遲即須起兵入討以救天子衆人正在商議張浚得檄文赦書亦知其偽引所部八千餘人至平江來見浚浚即出帳迎接二人携手入中軍坐定各出檄文語其故相抱而泣浚曰將軍可使忠義興兵問罪俊泣拜曰苗傅罪貫天日不可不先討以除剥床之患須賴侍郎濟以機術無驚動乘輿也乘輿高宗登駕也浚曰我這裏一面調集軍馬再遣人會知各處起兵將軍仍往吳江整理軍旅以候出師張俊即辭浚自回吳江不在話下却說江寧府守呂頤浩亦見赦書檄文與子杭議曰是必內廷有兵變耳杭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焉肯遽遜大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頤浩曰張侍郎總大軍於平江可令人會知必有端的

杭曰大人所見極明頤浩即脩書差人漏夜到平江見張浚呈上呂頤浩書浚拆開觀之

書曰內廷兵變苗傅播亂侍郎手握重兵作急援整其旅入正罪逆浩挽戈惟命是聽

張浚得頤浩書不勝之喜與部下曰吾知頤浩爲人有威望能斷大事今來相應事可定也乃答書回覆約共起兵日期且令告知劉光世一同征討差人接了書一逕回江寧呈上張浚約書

書曰天子幽禁望日爲歲正待命人來會適獲寓書見知寶皇上洪福也且閣下忠義素著軍民仰服若號令一出苗傅等不足戮矣幸以此舉爲急勿以內賊知風得以從容行事也謹依日期征進不宣
呂頤浩見回書即與其子整點人馬赴期仍遣人告知劉光

張浚款



待世忠

世忠妻子



出奔秀州

全宋史 苗王 志 傳

世于鎮江却說張俊回至吳江在軍中點集入馬忽哨卒報
韓世忠因赦書檄文到日亦知皇上有內變由海道將赴行
在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即遣人將浚書白知之世忠見
書壯懷激烈舉酒酌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率所部連夜
至平江見張浚相抱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與張俊任之公
無憂也浚設酒禮款待世忠未及數巡世忠起曰皇上幽禁
非臣子貪孟之時世忠即當行矣張浚壯其志於是令世忠
帥兵赴闕臨行戒之曰投鼠忌器雖不可急亦不可緩審勢
而圖之閣下部眾宜趨秀州據狼道以俟吳江張俊軍至世
忠承令即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密地大脩戰兵聲息
傳入內廷苗傅等聞之集諸人議曰外鎮知皇上推位非出
其意各部兵勤王即令韓世忠軍屯秀州倘入內來我等必
難免禍爾衆人有何高論劉正彥曰事已暴露不得不早為

計韓世忠文武全才深得衆心看來無一箇是他對手若先
制了此人其餘不足慮也世忠妻子俱在城中可遣人拘來
為質彼若知之必緩師不入苗傅曰此計甚妙正待遣人去
拘世忠妻子朱勝非聞知入給傅曰給許世忠兵屯秀州不
進正為妻子在城故也丞相如拘禁之彼必懷憤亟來非善
計也不若遣使迎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
之勝非出即差人將世忠妻梁氏并其子疾驅出城世忠妻
子連夜走奔秀州去訖勝非知之喜曰二亮真無能為也二亮
謂苗傅劉正彥也却說梁氏走至秀州會見世忠以朱勝非之事達
知世忠世忠喜曰內有勝非主意此賊握在手中矣遣人會
平江張浚出兵張浚得世忠來約即提調合屬冠日起行先
差人報劉正彥且說苗傅聞大兵將集每日只是典劉正彥
黃大昇等聚議此事忽報張浚差人致書來苗傅拆開觀之

張浚差人



致書正彥

苗傳



看書

書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頃者因奸臣同惡政由已出權柄下移以天位為傳席立君上如兒戲致使豪傑見疑海內寒心今建炎皇帝獻謀神聖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又聞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亂者有其理今諸君所計綱紀紛綸外藩臣子莫不欲奮整天戈正討有罪安社稷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即今會兵平江諸君信能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忘亂而速改其前尤乎其恐驚動乘輿因逗遛方鎮尺書到日諸君其熟思之

苗傳劉正彥見書大驚與部下商量乘世忠未發乃遣弟苗翊馬乘吉領精兵一萬扼臨平臨平湖名在杭州以阻外兵苗翊二

人領軍去了傳又欲陰奪世忠等兵柄次日入朝奏帝許俊世忠欲危社稷乞除二人節度使之職帝允奏即降詔之時劉光世得呂頤浩書亦部兵至平江會浚浚見各鎮軍馬皆到乃草檄聲苗傳劉正彥之罪布告天下

檄曰苗傳不道劉氏大逆梟王淵而以誅亂為名廢皇上而以奉立藉口加以惡黨魁蠲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佞殘害忠良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是以部鎮臣子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逆海內之推心爰率義以清叛逆南連百越北接三河鐵騎成群五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冲而南斗平暗鳴則山岳崩頽叱則風雲變色以斯制敵何敵不摧以斯攻城何城不克公等或仗忠義或

張浚



起兵

叶連卿或賈重寄於成牙或受顧命於宣室共起勤王之師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或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機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中外得張浚檄文各引兵來會浚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副之劉光世為遊擊自典呂頤浩總中軍劉光世分兵後應丙午旦大軍發平江望杭州進發且聽下回分解
韓世忠大破苗翊
却說苗傅等聞知張浚大軍起發憂懼不知所為謀於朱勝非勝非謂之曰事有先機而昧之者是自取其辱也日前張公致書於諸君是使丞相等自反正耳不然勤王之師曾集一月有餘至今猶未至哉公何不率百官六軍請少帝還宮復皇上天位則公等可轉禍為福以保後計矣若待外鎮一

呂抗苗



胡交戰

入禁闕那時君欲明辯之其可得乎傅從其議遂率百官詣于睿聖宮傅奏曰今外鎮浚等會合屬引兵赴闕欲盡誅臣等乞聖上憐憫言罷痛哭帝慰勞之曰朕本不當承統因爾等推戴之勤權居九五以靖其亂于今當讓還皇上天位以保卿等遂命顏岐請太后手詔即日還位與皇上苗傅等退出喜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達聞之歎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矣夏五月帝復位尊隆祐皇太后加封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為副使復以建炎紀年却說呂頤浩張浚大軍至臨平苗翊馬永吉知兵到即遣驍將雷春領兵一萬出湖口下寨以防世忠自率二十萬精卒離臨二十里控截浚軍遙見塵土起浚曰杭挺鎗躍馬近前高叫逆黨早早受降免爾立見誅戮苗翊大怒舉手中方天戟徑奔呂杭呂杭挺鎗來迎兩下金鼓齊鳴二馬相交戰上三十餘合

全宋文卷之三

三

一

苗翊馬柔



吉逃走回

光世刺落



雷春馬下

全宋書王世忠傳

張浚一彪軍斜刺殺進馬柔吉勒騎出陣助戰呂頤浩揮動後軍一齊掩殺將來苗翊抵敵不過遶陣而走馬柔吉見苗翊殺敗無心恋戰放馬逃回張浚驅三軍大殺一陣苗翊馬柔吉望湖口奔走奔雷春相合負山阻水下寨却說張浚乘勝兵直湖口遣人催韓世忠出秀州絕賊走路世忠得令率所部順流而下遙見湖口殺氣彌空征雲四起知浚等兵已大集即鼓勇向先人報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俱是鹿角梗礙行舟實難前進世忠怒曰此賊若不能破尚望恢復中原哉即舍舟登岸催動後軍蕩起征塵向前正遇雷春手揮利斧來迎世忠更不打話舉鎗交還一來一往戰上五十合不分勝敗馬柔吉跑馬舞刀助雷春夾攻世忠世忠奮呼力戰不移時上流頭金鼓喧天一彪軍馬來到旂號上即大將張浚引一萬精兵從吳江逕出湖口正遇交戰與世

忠普尾擊賊雷春見眾寡不敵引本部斜刺殺出吳江鎗正走間坡後喊聲大震劉光世一路軍截出雷春舞斧與光世又鬪數合部下見勢敗先自逃走雷春措手不及被光世一鎗刺於馬下降其眾無數前軍報知世忠劉光世已刺死雷春世忠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復舍馬操戈而前下令諭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耳而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各用命奮力爭先苗翊見世忠勇敢難敵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進翊衆不戰自亂矢不及發被世忠一刀破下頭來馬柔吉見苗翊被殺棄坐下馬望湖口奔走被張浚一鎗刺死湖中張浚會集勤王兵入北關苗傅劉正彥聽知苗翊等戰死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次日呂頤浩張浚率師入城王世脩正待要密出北門逃匿人報知世忠世忠軍從北門入手執世脩以屬法吏呂頤浩張

世忠刀



砍苗翹



張俊刺

死柔去

浚入見高宗伏地涕曰臣等總戎在外致皇上遭厄未即入聲罪討賊早舒陛下霄旻臣之過也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覆手念卿等被謫此事誰任言罷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卿在外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久必為患卿當先誅之世忠曰陛下無憂臣即捉下以正其惡浚等退出世忠次日來訪吳湛湛握手與語世忠曰人言閣下助苗傅作亂信有之乎湛見世忠顏色變異恐不敢對世忠怒拆其中令部下捉歸入奏知帝帝下詔與王世偁俱斬于市後令世忠檢錄官屬但是苗傅逆黨皆誅貶有差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白以嘗出入苗傅府中恐禍及身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即當死偷生至此正欲圖今日之事耳幸惡已寬叛黨伏誅臣乞罷政投閑歸老苟全餘喘以終天年實出陛下之盛德也帝曰朕

內變僕射扶持之功不為不多且朕今特復位卿等正宜佐國政共成大業享爵祿以遺子孫何遽以退閑為辭勝非力奏曰非臣固敢違天顏而圖安違緣臣才不足以蒞政武不足以撥亂徒食君祿竟無益也帝見勝非陳奏切遂准其請因曰僕射已退誰可代此朕勝非曰呂頤浩張浚二人得一可代臣職帝又問二人孰優勝非對曰張浚言事而踈頤浩練事而暴然頤浩名望素著陛下宜任之勝非既罷政帝即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浚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詔韓世忠劉光世部兵追剿苗傅劉正彥立魏國公勇為皇太子自是朝政日以就緒禁庭內外百僚肅然話分兩頭却說韓世忠劉光世承詔言分兵趕捉苗傅劉正彥二賊傳聞知官兵搜捕緊急奔正彥走入關地躲避韓世忠連夜追襲捉苗傅于浦城劉光世亦得

斬苗傳劉



正彥於市

張守



上疏

劉正彥即將檻車監囚遣人送詣行在高宗大悅即下詔將苗傳劉正彥戮於市曹全家老幼皆棄市復命梟二兇首級號令闕下帝既誅苗劉二賊因謂群臣曰苗傳等乘機倡亂屈辱寡人今被捉送闕下全家誅夷是徒自取其禍耳於人何預卿等各宜協力匡朕以保社稷衆臣拜曰誠如聖諭自是高宗頗勤政事因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日昧經邦之大畧二日昧戡難之遠圖三日無緩人之德四日失馭臣之柄且說司勳員外郎趙鼎見帝下罪已詔上疏曰自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關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宗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于此乞陛下速宜改正天下幸甚疏進詔下着中書省行之越三日中丞張

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窮廬蓬幕之煖窮廬塵市也其形穿窬故名穿廬蓬細羊毛也胡人制之爲幕烹膳羞之奉則思二帝臚內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祀思之又思兢七業七聖心不倦而天下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疏上高宗覽之忽然淚下即頒詔着令洪皓充大金通問使前至金國體問太上道君皇帝消息許爲大臣之中薦有能者副行洪皓奏曰臣舉薦一人可與臣同往金國通使且看洪皓保着誰來下回便見

洪皓持節使金國

高宗曰卿舉保者是誰皓曰此人素著愚直有敢言之風靖康時爲殿中侍御史姓崔名縱字廷直帝大悅即宣過崔縱

洪皓崔



縱使金

洪皓崔縱

諭之曰朕煩卿佐皓使金一行勿惜間闕見道君皇帝須体朕意訴之縱曰臣食君祿志在效報既承命召行不俟駕敢以驅馳辭哉即日受節辭帝出朝與洪皓離了宮闕帶數十從人前往燕京進發二人於路上正值夏末秋初天氣西風驟起極日黃雲白草不勝悽慘時所在賊盜梗阻道路難通皓與縱艱難百端將達太原地界從者殆盡止留他二人而已二人又行了數日纔到太原府洪皓着令胡人通報金元帥粘沒喝粘沒喝聽有中國使命到令喚入皓與縱入見粘沒喝長揖不拜粘沒喝怒曰汝誠不畏死邪皓曰死生有命安得為懼縱曰死即死耳决不偷生為他人屈粘沒喝欲斬之左右皆勸以為中國大使未奉金主命而殺之恐生不測粘沒喝曰既不殺他吾亦流逐之也遂遣逼往雲中見幹闌沒幹闌沒不皓縱只得來雲中見幹闌沒闌沒拘留之或

指罵劉豫



幹闌沒使二人仕劉豫時劉豫厚結金主金主信任之降因是亦使皓縱見之幹闌沒從之皓曰萬里啣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番亦死見劉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孰出饒無悔幹闌沒怒叱令殺之傍一校目士為之跪請曰此真忠臣也他各為王殺之何益幹闌沒怒未息乃迫之使仕劉豫皓縱至濟南府見豫斥曰汝為宋臣賣主降讐何面目以見中原士大夫乎皓頭可斷吾膝不可屈也汝欲殺即殺聲色俱厲劉豫默然莫對遣人送回幹闌沒幹闌沒遂將皓縱流遣於冷山胡人監押出離雲中過平陽驛皓作滿江紅詞一闕以伸其志云

詞曰萬里九荒塵土染堅持旌節憑仗着忠肝義膽唇劍舌滿體遍傷嵇紹箭一腔盛積長弘血莫等餒了浩然心存貞烈○戴天恨終未雪吳越怨何時

崔縱洪皓



貶流冷山

金軍送洪



崔見谷神

絕奮筆鉄鋒截破燕然山缺盤鼓敲殘塞上霜鷹聲
叫落閑河月待他時回去覲天顏重欢悅
崔縱誦之而贊其妙二人始至冷山但見陰風颯々衰草離
離塞鴈鳴霜恠禽啼月縱亦長吟一律以自遣云

漠漠窮廬絕塞行

胡笳聲裏旅魂驚

居臣異域同屯蹇

朋友他鄉共死生

一旦拔刀猶鄭衆

十年持節效蘇卿

冷山寂寞荒涼地

風景何如五国城

洪崔自到冷山飲食不充北地風霜凜冽衣裘敝壞二人艰
苦萬狀不可勝言却說金主御弟陳王谷神聞縱皓近爲大
金通問使被流冷山谷神遣人以札召之幹离浹着胡卒送
至金国二人未見谷神谷神欲使之降已皓縱辯論風生暑
無少沮谷神曰汝爲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卯皓

縱曰臣將命出国門已置死生於度外今日正是臣死所也
但大國勿受殺行人之名按吾於水以隆淵爲辞可也谷神
見二人志不可屈義而釋之復令人送还冷山皓泣謂縱曰
受命於君不得日觀兩宮吾輩身膏草野臣之分也奈老母
何縱曰爲人臣者公尔忘私国以忘家今日非顧私親之時
也由是二人節操愈厲以死自誓金人數月不給衣糧夏伏
衣表褐三餐惟飲酪漿皓縱以馬屎煨麵食之崔縱憤恨不
能竭盡君命憂積成病瘦削骨立日漸弥留皓扶持調理憂
形于色縱曰生之有死譬猶晝夜之必然從古至今固未嘗
有超然而獨存者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今日正吾死之
日也但與兄將命比未不得終事爲憾耳皓泣曰倘兄有不
諱何以教我縱曰惟確持清節勿背初心而已皓曰尊兄靈
輒或留此或帶回請决一言縱泣曰故鄉迢遞安能歸葬但

洪皓哀



哭崔縱

時亮回



朝奏事

得馬董裹尸掩埋淺土題曰宋行人崔縱之墓足矣言訖目微瞑皓復呼曰崔兄更欲何言縱瞑目大聲曰忠義二字尚其勉之遂卒皓哭之盡哀一遵治命措置喪事乃以酪漿灌地長吟一律以吊之云

沙漠間關契愛情

一朝痛念隔幽明

君讐不與戴天地

友義自甘同死生

吳水渺茫鴛折侶

楚山迢遞鳳行輕

尤荒持節全忠蓋

竹帛流芳萬古名

後宋洪皓得還以崔縱遺表見帝高宗詔贈封謚○

却說胡校報知幹肉沒行人崔縱已死冷山幹肉沒乃遣人

遺之衣衾喪禮仍命移洪皓平陽驛閑任以候大金皇帝聖

旨皓即將崔縱靈輿葬于冷山淺土立碑以識之遂與一行

胡人到平陽驛痛數日會中國杜時亮因致書于粘沒喝將

回本朝時金人將渡江遣時亮請和致書于粘沒喝洪皓握手與語及崔縱物故

之由二人悲愴情切皓曰歸見天顏為皓傳奏必得一聖消

息然後回也又謂即日幹肉沒粘沒喝大脩戰具文書下各

處會兵南侵尤須防備時亮一一領諾辭了洪皓連夜離燕

京回杭州時升為臨安府入見高宗復命訖將洪皓所陳俱奏知高

宗聽罷始知崔縱盡節死於沙漠不勝哀感高宗問洪皓消

息時亮曰近日拘收平陽驛以候金主發落訪知二聖駐驛

尚在五國城目下金兵欲大舉出雲中乞陛下於險要去處

調兵守把高宗聞金師將至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

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仍召諸將議移駐驛之

地張俊辛企奏曰長沙阻山帶河城郭完固陛下請自鄂

岳而下直趨長沙可以待金人也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

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

高宗車駕



移幸長沙

胡寅獻



第一策

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晉常潤
 二州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今與卿等同遷長沙預
 備戰守之計乃以杜充守建康王瓌副之帝與衆百官移輿
 長沙自是不復議防淮矣起居郎胡寅上疏諫曰陛下以親
 王介弟受淵聖皇帝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
 北向迎請而乃亟歸尊位偷安歲月畧無捍禦及虜騎乘虛
 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避軍民懷怨恐非自全之計也
 因進七策

胡寅前後陳七策

一曰罷和議而脩戰畧○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
 力相敵利害相當是也非強弱盛衰不相謀所能成
 也而其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宮南
 仲為東宮官歸依右丞相李邦彥邦彥時方被籠眷
 又陰為他日之計既而淵聖嗣極而邦彥為次相金
 賊遽至城下遂獻和議南仲因附彥邦而沮神師道
 擊賊之謀於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黨必欲
 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神師道兩人而已幾會一去國
 論紛然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王時邦彥
 以報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根株膠結
 寧誤趙氏不負狄門之所為也若以為強弱之勢絕
 不相侔縱使向前萬不能抗則自古徒步奮臂無尺
 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
 利害之屬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為養兵
 之費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貪狄知我有含怒必
 鬬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
 理也

胡寅獻



第一策

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既定講議武則有餘庶常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別之今百司庶府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為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入路法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銓事亦復城省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下王府往往為州罷軍與便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覘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萬惟以權貨益利為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宮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省督諳練大臣總臺諫守成法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為營衛命戶部計費調度以給之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接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為宸居至於餉餽之權自宜尊貴宰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於下

胡寅獻



第三策

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
以歲月量入為出何患無財
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脩營
戡大敦不為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遭饑乞和廣積
金幣不耻卑辱冀幸萬一者為孝弟之虛文也屈已
致誠以求天下之士博訪策畧信而用之以期成功
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
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為禮
貌外示美名者為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鯁不憚拂
逆非止而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
諫之實也和顏稱善泛受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
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惡其切直而用他事
遷徙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才智必能謀

胡寅獻



四策

胡寅獻



第五策

勇必能戰亡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
 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
 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
 賊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
 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
 命之功者為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
 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
 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
 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
 以利噐進戰獲首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子退悔則
 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
 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
 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為聚戲紀

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之虛文也
 選部刺史三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於其官
 懲革弊政痛刈奸賊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
 平必使寬卹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
 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旨出於上虛吏沮於下誑
 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軍則厚哀
 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需之具日日
 征求物物取辦因通奸弊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稅租
 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為愛民之虛文也
 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
 乎其間則為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
 黔首為凶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陛下戴黃屋
 建幄殿質明輦出房雉尾金鑑夾侍兩陛仗馬衛兵

胡寅獻



第六策

高宗



覽策

二家岳王志傳

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早早而前進笏出奏司晨唱辰則駕入而仗出矣此則為天子之虛文也

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今宿衛單弱國威稍挫臣常言乞於諸路抽棘禁軍克御營正兵厚其月廩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下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則又命福建團結鎗仗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以俟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弁起諸州撥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閑田給養命廣西及辰沅黔靖於見教峒丁中簡其精銳分番起屯戍襄漢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之田為屯田招集兩河山東諸路流徙之人畧依古法均節之擇強壯者訓習武藝使且戰且耕文武臣中有明習屯營之事者自奮者因以任使於是時而兵不強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無使復為矣

五曰都荆襄○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謂也按南渡六朝之遺迹則舍建康不可雖然欲謀進取則非堅坐不動之所能臣切謂惟荆襄為勝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分施黔撥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手民軍率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之業立然後從陝西以聲氣血脉通達而騎卒可至川廣富皆猶外府易以拱把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堠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為輿衛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按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挺刃之餘民至于荆襄規模措置

三

二十五

高宗策



示願浩

願浩毀



罵胡寅

為根本之地猶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雖巡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為重任能堅忍聳厲坐薪嘗膽悠久為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光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矣

六日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帝王為治之道惇睦宗族強本弱枝所以鞏固皇圖緒延祐命原其用心蓋以天下為公而不以為私分也今宜于同姓中不問親疎選擇賢才布之中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眾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戡難之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制星羅而棋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讐虜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尚此其眾則其僕炎火之橫心立異姓之逆謀戕

其少息之

七日存紀綱以立國體○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綱紀以法祖宗一君子進眾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眾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為難仁宗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患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夷狄耶胡寅策上高宗以示呂頤浩呂頤浩惡其切直奏曰此儒者迂濶之論也乞上罷其職帝允之遂罷去胡寅起居郎

哨報金



兵渡江

岳飛金



將廝殺

許浩曰寅之七策中興無遺策也人皆以為高宗不能用寅而吾獨以為寅不能用高宗焉當時徽欽北轅天下鼎沸曰非高宗御極號天下天下之人孰知有宋而亦孰肯為之用哉而寅謂帝以親介弟但受淵聖之命出師河北不當亟居尊位豈有已即尊位而可遜避哉是非惟昧於事幾且拂高宗意矣寅將行其言而先拂高宗之意言得行乎使寅有此策能與其辭而婉導之高宗雖怯而砥礪之餘因以講求未必止此惜乎寅不能也

却說高宗已罷胡寅以趙鼎代之及聞金兵至江上手勅遣人着令杜充用心防守岳飛聞朝廷命下嘆曰東京尚不肯守而况守南京乎杜充正與王瓌在軍中議論哨馬報金元帥粘沒喝以兀木為鋒部領胡兵十萬渡江至建康與賊首

李成攻擊烏江縣杜充聽得此消息遂緊閉了城門下諸將請出戰皆不聽岳飛到寢處見杜充曰今虜寇在於淮南窺取長江包藏禍心猶如卧于積薪之上有一起其禍無過於此時矣相公終日閉門閉坐不與軍事倘虜寇知我怠惰舉兵來取建康當守既不與親臨兵陣如何使得諸將肯用命乎諸將既不肯用命建康失陷那時當還得高枕無憂於此乎縱使岳飛這些人肯向前亦無補報于國矣言畢號泣固請杜充出兵充良久曰來日我往江口視兵雖如此說終不肯出忽報金兵從馬家渡過江江南軍民士庶各驚散奔走杜充總使岳飛引二萬人馬與大將王瓌同往迎敵金兵王瓌出戰遇着虜酋正在廝殺瓌見金兵勢大引本部軍先遁岳飛人馬只得死戰殺到黃昏不見接應兵來遂鳴金收軍所有輜重糧草皆被王瓌領還岳

王燮收



飛人馬乏糧乃駐兵鍾山且看如何

岳飛破虜釋王權

却說岳飛次日又率部下與虜寇大戰于江口岳飛鼓勇而前部下隨之殺敗金人斬首數百級奪其馬駝無數岳飛下寨車賞將士部下見金兵勢大長江又被兀木所據杜克閉城不出內有尋思欲叛去者岳飛知其意泣謂眾曰我與爾等感國厚恩當施忠義上報朝廷建立功勳若于國史身雖死時名亦不朽今若降虜或散為盜不為反臣則為賊寇雖是偷生於世身死而名壞遺孽於萬世豈為子孫長久之計耶今建康乃江右形勝之地若使金象得了此城我宋國將何以立國于江南而恢復中原之地今日之事我輩雖知有死而無二若有思叛去者以軍法處之多得首首者受賞眾將士皆感其言曰並不敢有別心從統制號令却說岳

軍逃回

兀木怒



殺邦義

兀木人馬來攻建康宣撫使杜克不敢出戰一連被兀木困了二十日城中恰慌充典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稅商議不如步降這判楊邦義號泣諫曰邦義與諸君共守此城有死無二今奈何欲屈身於虜而受不義之名乎充曰不然事已極矣不降何待邦義苦諫不從充率官屬開門迎接金兵拜于兀木馬前兀木入了建康獨揚邦義不肯屈刺血大書衣裙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有人言邦義歎曰充休降可斬之兀木曰此人守義不可斬之乃使人誘他來降封之大官邦義大罵曰豚狗種我只要一死豈願降哉兀木大怒遂殺之虜將嘆曰此真忠臣也後人有詩贊云

中原復擾動風塵

倡義嬰城誓一心

瀝血衣詞其就殺

史書千古重高名

兀木既取建康着杜克往見金元帥粘沒喝沒喝薄其為人

公裕與蒲



若渾交戰

沂中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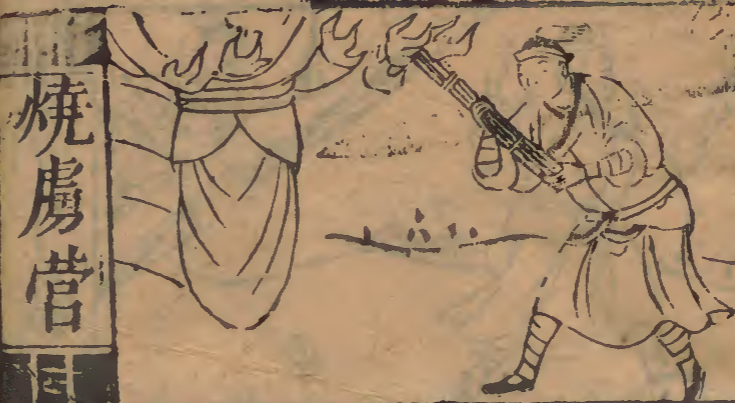


退金兵

从後始付典官職却說高宗聞知建康不保大江為金人所
 有謂呂頤浩曰今日事急矣卿有何高論頤浩奏曰不如乘
 舟入海為上虞騎不能攜船追我浙江地熟彼必不肯从晉
 於此待他兵退聖駕復返浙江他來我去他退我回此亦兵
 家之妙策也高宗准其奏遂駕往明州即今之寧波府兀朮聽知高
 宗奔明州差阿里蒲盧領軍馬追趕高宗至童安莊高宗只
 爭一舍之地高宗望見後面塵埃蔽日金鼓喧天無限人馬
 來到高宗大驚問誰可迎敵言未畢保駕張公裕奏曰臣願
 出馬退金兵帝即遣行張公裕部一萬兵來迎正遇阿里蒲
 盧渾大叫好將車駕送來免尔一死公裕大怒挺鎗躍馬直
 取蒲盧渾蒲盧渾舞刀交還二人戰有二十合不分勝敗張
 公裕死闘又塵戰救合忽一派鼓聲從山坡後殺出當先一
 面大旗上書大宋楊沂中原來沂中知得阿里蒲盧渾渡

娥江因屯兵於西山特來保駕沂中手揮大斧馳驟驛驅夾
 攻阿里蒲盧渾蒲盧渾見宋兵勢大勒馬刺斜逃回公裕沂
 中直殺入陣中劈死無數金兵大潰殺退二十餘里公裕與
 沂中合兵一處來見高宗帝執沂中曰二卿救朕躬當銘肺
 腑二人頓首稱謝呂頤浩曰金人敗回兀朮必長驅而來陛
 下可速乘舟入海帝乃領群臣乘船到定海縣是時從駕官
 多船狹不能容頤浩奏曰海上船少合無隨駕官負從他取
 便避虞帝曰為士夫的當知義理豈可不護從車駕若從取
 便避虞則朕所到無百官亦同寇盜耳言訖泪下以此郎官
 以下多從車駕不肯棄去次日高宗船到昌國縣下詔勤王
 令各處出兵邀截虞寇有英州武畧大夫岳飛見建康已被
 金人所據又聞車駕避難于海乃聚集部下將士勤王飛部
 士有欲降虞者飛在中軍會衆人誓之曰爾等隨我與朝廷

王權火



燒虜營

立功克復中原迎聖駕身受官爵光顯門庭豈不為榮若
有異志寧先殺我然後歸投虜寇言訖放聲而哭乃脫衣以
背示衆背上刺有盡忠報國四大字衆人見了皆伏地拜曰
我等一從統制號令再不敢有異志也皆泣下岳飛再三撫
慰之衆皆歡喜飛遂引部下出廣德今為截殺兀朮哨兵一
日六戰皆勝斬首數百級擒金將王權到營以義釋之王權
感恩拜曰人傳岳統制民之父母果然也王權何以報德飛
謂之曰爾回營夜間縱火為號殺退兀朮兵即是爾功王權
曰小人映不失信今夜舉火裡應將軍可從外攻入岳飛大
喜即放王權等回營內有捉得不肯回的飛察其可用者結
以恩義前岳之部說王權回了虜營候夜半於中軍放起火
來霎時開煙觸天滿營火紅岳飛見虜營火起縱兵於外
擊之王權於內接應兀朮兵大亂自相蹂踏死者不計其數

岳飛遊



金沙寺

燒其輜重殆盡天明飛引衆回鞍中拔出一箭觀號頭乃
下將藏方箭也飛自思夜間厥殺未知是誤射故射乃取其
箭藏於囊中待後日審知就殺未遲飛既大破金兵遂駐軍
於中村傳作軍中無見粮見音將士懼岳飛紀律嚴不
秋毫無犯忽報金將王權引本部軍馬奪得粮草馬駝來見
統制岳飛大悅即將王權所得分賜將士重賞王權部下
自相謂曰岳爺軍也爭降附者約有萬餘人飛各以恩撫
之金人既退飛出帳外觀廣德地勢遙見中山頂一座樓臺
蒼松遮蔭脩竹圍遶飛問部下曰前面樓閣是何所在部下
曰乃金沙寺也飛曰可偷暇一遊以覽其勝與一二從軍沿
溪越澗攀藤附葛行半日始到寺門飛進入寺中僧請入法
堂待茶畢縱步遊觀果是好箇清幽去處飛素感激命從人
取過筆硯于西廊之下大書數行以記其事云

高宗在越



州朝自官

岳飛



招兵

余駐大兵宜與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
暫憇遂擁鉄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醜虜
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
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
題

岳飛題畢與一二從人離了金沙寺回至中村即便整理軍
馬前去救駕立功却說高宗駕到温州泊于港口彼時勤王
將有張浚韓世忠牛革刘光世楊沂中吳玠岳飛等各領兵
邀截金虜歸路兀术聞知宋朝四方兵集乃收拾所搶貨
金帛子女從明州回走北去報到温州高宗聽知金兵退去
下詔還越州駐蹕高宗駕到越州改州衙為行宮以朝百官
命盧益奉迎隆祐太后于虔州臨行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
太皇太后自趨至南京蒙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十里外兵馬驚擾

當亟奉迎以愜朕朝夕慕念之意盧益奉命去訖高宗休問
近日金兵消息御史中丞趙鼎奏曰兀术已退兵北去近日
報到金兵攻擊常州甚急宜興一路被賊所據惟有御營使
司統制岳飛保障一方無虞乙陛下復降詔旌獎之命解常
州圍必能成功帝從之即令岳飛提兵解常州圍及安撫宜
興一路詔下岳飛即開幕府招集人馬解圍棘門小校報見
有宜興賊首郭吉聚眾搶掠居民驚擾縣令錢謀令人請統
制拯救本縣見有積下糧儲可克二十萬軍馬勾十年支用
岳飛聞之大喜與其下曰宜興既有許多糧食我等宜就之
撫養士卒以待截金兵歸路而迎聖駕豈不美哉即日將本
部軍馬望宜興進發哨軍來報宜興糧儲已被賊首郭吉搶
去百餘船搬入湖中去矣岳飛大怒遂差首將王貴傅廣領
二千餘人去追王貴二將領兵徑往湖中正遇郭吉賊黨將

宜興知縣



禮接岳飛

糧草搬上船王貴大呼狂賊慢走好將糧儲送還我饒你輩
殘生不然盡教汝為魚矣郭吉擺開戰船率眾賊黨一齊殺
過來被王貴傳廣分作兩翼奮前來擊岳家兵誰不知名郭
吉抵敵不住各自奔走王貴乘勢殺入湖口奪其裝載糧草
回見岳飛岳飛將糧草依前搬入宜興兵行之際人報部下
戚方方江准軍校也仍舊叛去為盜且看後來如何

兀木大戰龍王廟

岳飛聽得戚方叛去大怒曰前日廣德陣上射吾一箭果有
殺我之意他日捉來必手刃之次日岳飛已至宜興縣令
錢謙接見不勝歡悅謂飛曰百姓望君侯猶大旱之望雲霓
今日得遇實快平生也飛曰金兵梗道何地非皇上赤子岳
某到處皆願拯之錢謙請岳飛入衙中駐兵數日遠近聞知
岳飛駐宜興皆來歸順是時金兵與賊寇四下剽掠只不

岳飛生



擒女貞

敢犯宜興縣居民安生各相謂曰爺娘生我者易所相公
保我者難岳飛兵屯宜興遣人躡探常州消息回報金人攻
擊蔡憲飛遣王貴張憲傳廣分兵救之自率部下合後岳飛
傳令離了宜興軍馬直抵常州界擺開陣勢金兵見宋兵來
到兩下對敵張憲出馬大罵死羯奴不退何待金陣上女貞
高戶少王字童驟馬舞棍直取張憲張憲亦挺鎗來迎兩馬
相交戰了數合張憲詐敗高戶少王從後趕來轉過臨水門
岳飛一軍從河口湧出聲如巨鍾大呼虜賊慢來高戶少王
字童吃了一驚措手不及被飛一把手捉歸馬上飛又驅動
本部來殺胡兵退走不迭擁死于河中者疊積金兵大敗退
走常州五十里遠奪其輜重糧食不可勝數生擒女貞王徽
哥王貴張憲傳廣合兵攻擊漢兒李謂等十一名常州圍解
岳飛將高戶少王字童及漢兒李謂等遣人賞表解送越州

岳飛上



表報

行在使人逕上越州呈進岳飛表章

表曰武畧大夫英州刺史御營使司統制軍馬臣岳飛狀奏恭依聖旨帶所部人馬邀擊金人至廣德見陣共砍到人頭一千二百一十六級諭降女真漢兒人王權等二十四人并遣差兵馬收復建康府溧陽縣得俘五百餘人生擒女真漢兒軍僞同知溧陽事渤海太守李撒八等十二人金兵同犯常州分遣兵馬截殺只一陣擁掩入河棄頭不砍生擒女真萬戶少王字董漢兒李謂等一十一人委實屢獲勝捷謹錄奏聞伏候裁旨

高宗覽表大悅方知江左有忠義之士奮志勤王乃頒勅命使岳飛招募人馬先復建康以為兩浙之固次則掃清江南賊寇以待有興北還岳飛得詔即抄騰四下張掛招兵募馬

世忠屯



青龍鎮

不數日間應募者衆岳飛此時便有掃清河北之志訪知兀朮從明州濟江護送輜重回金遣人以書告知韓世忠出兵截之世忠得岳飛書知此消息與部下商議將人馬分作三處守把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俟兀朮師還擊之却說兀朮人馬濟江次于六合六合縣名屬應天府亦恐宋師前後追襲沿路令人打探虛實哨馬報青龍鎮等處韓世忠俱着精兵守把欲截金人歸路兀朮大驚即分付衆人速趨平江衆人得令遂不向青龍鎮一路逕由秀州出平江而去韓世忠差人探聽兀朮從那條路來務要哨探停當回報去人數日聞說兀朮不從青龍鎮行逕趨秀州出平江而去世忠嘆曰狡虜恁的機關也遂移師鎮江以八千人屯於焦山寺待之焦山寺在鎮江府東北兀朮人馬已出秀州欲濟江遙見鎮江口旌旗蔽日戰船排如一字兀朮知世忠着人守把將本部

兀木遣人



投書世忠

兀木上金兵



望世忠營壘

屯札江口遣使賫禮物送書未見世忠世忠正在軍中提調人馬忽報兀木遣使來見世忠令召人使人進帳中呈上兀木通問禮物及約戰期書一封世忠受了禮物折書視之

書曰中原金國本同一家皇上金王猶如兄弟吾仗劍南下正為討不恭而誅叛逆今江南播亂賊寇生發非吾討之海內奚獲清寧今棄整歸旅已出平江前列大軍未審何意閣下欲脩盟好即開鎮道護送北行欲動去勢乞示戰期次不宣

世忠看書畢批回來人約以出戰日期來人將回書去了世忠怒召蘇勝等謂之曰吾昨日審視地勢是間形勝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山寺在鎮江府江兀木亦乃智將彼必引騎登此以覘我軍中虛實無你二百壯軍用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敵人若來不可便出聞江中鼓聲响側岸兵先

入廟裡兵繼出合擊之兀木可擒矣蘇勝計領二百兵去了世忠又喚過霍武曰你部二千軍埋伏南岸待蘇勝得蘇爾即退出北岸以截兀木歸路勿致失誤霍武亦領兵去訖世忠各分遣已定自部大軍合後接應却說差人回見兀木兀木將書觀看見書約交戰日期與部下屬李董阿赤王鉄兒張醜漢等議出兵李董阿赤曰宋軍屯隘口以便戰鬪營寨分為三壁彼以江口一壁為重必實兵守之此間金山龍王廟視高欄下無不在目王將可密引一二登此窺其虛實然後出首兵先奪其空壁乘勝攻江口世忠之眾可破也兀木大悅曰此計甚妙下令王鉄兒張醜漢列重兵于江岸以待敵李董阿赤看守寨札自與親隨遼將黃炳奴何黑闥三騎出中軍至龍王廟來時值秋九月草木凋落天開野濶將近黃昏之際兀木上到金山遠望見世忠營壘軍伍齊整皆有

黑撻蘇



蘇六戰

法度兀木顧謂黑闥曰宋朝不可謂無人物矣黑闥曰主將不宜從留在此恐敵人知之遂出追襲吾等難以進退兀木曰無妨又轉過山坳引五騎趨龍王廟韓世忠知之多時於江中放起號砲声震山岳兀木恰荒即引眾騎出離龍王廟廟中一百騎聽得江上砲响先鼓而出大叫兀木休走兀木見宋兵有備與黑闥炳奴勒馬亟走走至半山岸側蘇勝引一百軍直殺上來兀木進退無路只得死戰四下喊聲大振金鼓連天宋兵分頭而至黑闥曰主將可取傍路而走吾抵住宋軍黑闥揮鞭來敵蘇勝蘇勝大怒舉力交還二人關上十合蘇勝部下壯軍一齊向前黑闥措手不及被宋軍捉了黃炳奴與兀木正走出江口南岸霍武一軍截住大罵死羯奴尚不即降欲走何地兀木大驚遶岸逃走霍武趕來兀木勒馬復戰二人終交數合世忠大隊軍馬來到黃炳奴曰主

世忠掀兀



木范馬下

將可速往北岸以待救兵兀木策馬逃向北岸其馬失足將兀木掀於馬下世忠趕近前一鎗正待刺落兀木奮勇搭住鞍轡一跳復上馬而逃隨來黃炳奴一彪軍走來世忠回馬與炳奴交鋒戰兩合世忠一鎗刺落馬下眾軍一齊將炳奴捉縛了世忠見兀木走遠鳴金收軍回鎮江日已哺矣蘇勝等押過何黑闥黃炳奴見世忠問曰適間戰于江口一人紅袍玉帶既墜馬而復跳走去者是誰二人曰此正是金兀木也世忠曰吾屢戰金未見兀木一面今日觀其對敵誠亦勇也第惜其走脫世忠曰尔二人肯降免尔一死炳奴曰情愿納降世忠免其誅轅門報說兀木走回江口部領十萬胡兵欲來報仇世忠聞知即分付部下曰兀木勇而性剛易以勝動可引入中流分兵前後擊之無不克矣蘇勝霍武等各分兵去了世忠自領六千軍開了營壁排列江口對岸兀

兀木跳



木人馬捲地而來世忠提鎗躍馬跑出陣前兀木門旗開處一少年胡將舞刀出馬乃兀木塔龍虎大王更不打話持刀直奔世忠世忠舉鎗抵住兩下金鼓齊鳴二將鏖戰十餘合世忠賣陣逃回部下盡棄衣甲旗鼓渡江而走龍虎大王大怒催動人馬亦渡江方渡一半只見上流頭無數宋軍搖旗納喊前後攻來且聽下田分解

韓世忠鎮江慶兵

却說宋將蘇勝霍武引五千兵從上流殺出將龍虎大王四面圍住金兵荒亂龍虎大王力戰不能得出蘇勝以一千知水性軍士跳入龍虎大王船來金兵不會水戰殺死於江中者不計其數龍虎大王見失利正待棄船投江被蘇勝一把捉住持上北岸世忠大驅軍士一齊掩殺兀木喪膽引字童阿赤王鉄兒等拚死殺奔平江霍武蘇勝兩下截擊掠得馬

上馬疋

蘇勝生擒



龍虎大王

駝輜重無數世忠鳴金收軍將龍虎大王斬之却說兀木走到平江計點部下折了一半奪去軍器糧食殆盡謂眾將曰吾自南侵以來未見如此挫升今世忠截住江口吾等如何得脫倘併力攻擊無遺類矣字童阿赤曰世忠所限惟在大王奪其中國金帛子女而去大王可將所掠盡還之問其借道出鎮江世忠必允矣兀木從其議即遣人送還金帛子女乞復添名馬數疋來見世忠曰金主將送還所掠金帛子女乞將軍假道以出從後不失講和之好世忠怒曰兀木死在月下矣敢以利啖予哉失此機會虜賊得志中原幾時可復二聖如何得還叱謂來人傳語兀木願降即降願閉即閉他事無容議也差人回以世忠言報知兀木兀木見世忠不許其請奮勵其眾曰因獸猶鬪寧肯束手就戮哉次日復整集入馬出鎮江沂流而上與宋軍交鋒世忠引精兵邀戰兀木自

金兵大



敗逃走

揮戈而前宋將蘇勝徑出迎敵兩下喊鬪金將李董阿亦率胡兵一擁攻進霍武從比奔遠出敵後殺來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部下軍士各要爭功莫不奮勇向先世忠艤艫大艦出金兵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兀朮軍四下受敵死者無數王猷兒張醜漢見宋兵勢大駕小舟與兀朮死戰殺奔黃天蕩見四下盡是宋軍把截窘促甚因募本地人問更有何處出得鎮江或謂之曰老鶴河故道原達鎮江與建康相迫如今湮塞難行若鑿之透接秦淮水即可出矣兀朮聽得有此箇去處即令衆人鑿開老鶴河虜寇齊用力一夕渠成凡三十里兀朮引本部連夜走出秦淮趨建康而走比及韓世忠知之虜寇離去七十遠部下欲促其追之世忠曰窮寇休追兵家所忌可只四路絕之兀朮自不敢渡江矣衆人得令各

番將點



燈飲酒

分兵守把不題却說兀朮既出了鎮江趨建康見路上並無人馬攔當放心回還不知哨軍已報知岳飛遣王貴趙雲領三百人馬埋伏牛頭山等候兀朮大衆來到牛頭山下扎寨殺牛宰馬犒賞番將因謂曰若非彼人教吾計策如何與若等得至此哉是夜無月燃點燈燭盡歡而飲至夜半兀朮諸將皆醉各回帳幕歇息王貴趙雲引着手下俱穿青皂衣服各有暗號偷入營中齊聲納喊復出寨外立定兀朮醉中驚起荒亂不迭自相蹂躪死者不計其數近天明遙聽牛頭山上金鼓喧天喊聲震地岳飛引兵從外殺入來兀朮急披掛上馬提刀迎敵岳飛怒罵曰不順天道虜賊今來送死挺鎗直取兀朮兀朮舞刀交還兩馬相交鏖戰十餘合兀朮力怯換回馬便走岳飛驅兵掩殺李董阿赤抵住一陣又敗兀朮正走間山坡後一彪人馬擁出爲首一員少年將面如傅

王貴趙雲



夜偷虜營

粉唇若塗朱手執八十斤鉄鎚乃是岳飛長子岳雲也方一十二歲勇冠諸將軍中呼為麻官人岳雲一疋馬跑出截住兀朮兀朮大驚奮將王鐵兒曰主將勿荒待吾擒之即舞棍躍馬直取岳雲岳雲拍馬與王鐵兒交鋒戰上數合岳雲賣箇破綻勒馬遶山脚而走將欺岳雲年少策馬趕去轉過一坳岳雲綽起鉄鎚望王鐵兒當門打落王鐵兒翻身落馬腦髓迸流而死岳雲復兵殺出兀朮大敗引部下踰山而走岳飛收軍下寨眾將各上其功斬番將耳帶金環者一百七十五級生擒女直渤海漢兒將士四十五人奪獲輜重馬甲甚多岳飛重賞將佐下令邀擊虜寇勿與之再來却說兀朮人馬折了大半疾忙便要渡江忽前而征塵蔽天一彪軍馬來到兀朮驚嘆曰前有阻兵後又追迫皇天何城吾之速也正欲自尋死計早有數千哨卒近前山有認得是自家馬

岳雲鉄鎚



打死鐵兒

兀朮乃安遣人探之乃金鼓懶知兀朮戰敗自離州遣李童太一引一萬胡兵特來救援不想在此相遇兀朮見了李童太一訴前後與宋將交兵失利辭語悲憤眾人莫不動容李童太一曰韓世忠岳飛鋒不可當莫若出能灣趨淮西而去兀朮曰江中進雲中道路無阻若趨淮西而去各處宋兵邀截幾時能達燕地不如復引兵北渡循建康而去庶可前也李童阿赤曰世忠恃其武勇我眾屢戰不利今日人懷內懼孰肯捨死交戰兀朮曰勝敗兵家之常事豈可逆料今日與若等倍加用心歸到金國應受上賞眾番將只得進黃天蕩屯札韓世忠聽知兀朮復欲渡江北去即操練將士隄防時兀朮將兵分作南北安營太一軍屯江北兀朮軍屯江南世忠分付部下兀朮此來志在死鬪諸將若遇示敵彼敗不可遠追彼勝四面救援緩困之待彼食盡一戰可破矣諸將

韓世忠



破金兵

皆曰敢不如將軍號令於是世忠喚過蘇勝曰典尔二千徒卒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備鉄練數百條每條貫大鈎于上待兀朮舟進可引徒卒出其背每繩一練將其舟曳沉之蘇勝領計而去又喚霍武曰尔領兵三千埋伏江北岸俟金兵交戰出襲其營寨霍武領兵埋伏去了世忠分撥以定次日兀朮鼓譟而出江中韓世忠擺開戰船分海舟為兩路攻擊只見金兵漫江填岸鳴金桴鼓來到宋軍江上船如箭發典尔木艦戰中流蘇勝引二千軍將鉄練放連江中大鈎順撞着戰舟便搭住不行胡兵船重者湍流深入船內船遇水滿印沉溺番將慌亂各跳上北岸奔走隊落水中死者甚衆蘇勝乘勢掩殺兀朮又大敗棄舟走回黃天蕩霍武截出又殺一陣奪其軍器旗鼓之類無數自是虜寇喪膽再不敢出戰兀朮窮感引李董太一等隔江遙謂世忠曰君豈不聞天時

兀朮弃



舟走回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吾初到鎮江即以厚禮相遺本以中國與金朝兄弟之邦吾與將軍亦有同寅之義何故相遇屢嘗吾軍結成浚隙即將軍收回大軍暇旗自鼓使吾得歸雲中足見將軍忠義蕙蓋矣世忠曰欲待收爾人馬放尔等渡江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不然今日之事乃王事也肯容私乎兀朮語塞李董太一曰將軍休恁的小覷吾衆以謂無寸鉄在身乎果不容渡江亦在死戰以决雌雄耳世忠聽其言不遜引弓欲射之兀朮見勢不敵引軍亟馳去回顧世忠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豈奈彼何哉李董太一勸兀朮出重金募破海舟之人兀朮從之且聽下回分解

岳統制楚州解圍

却說兀朮以重金募海舟之人許以高官忽有閩人姓

閩人見兀木



猷破海州策

王者入見兀木曰善有策明破海州使世忠一籌莫展將軍
穩出鎮江兀木見其人循循如書生言有此奇謀矍然曰足
下有伺高見願聞其詳其人曰今將軍之船輕浮不穩一擁
巨浪必至翻溺人且不可保尚望克敵哉所用戰船必須要
載實土上以平板鋪之穩完船板以擢漿俟風息則出有
風則勿出海角無風不可動也日以火箭射其簷蓬則不攻
自破矣兀木大喜曰此天助吾成功也遂重賞其人下令將
戰船俱依裝點分付衆人多造火箭及乾燥之物准備火攻
正值秋末冬初雲霧天開兀木與部下殺白馬祭天是日風
恬浪靜兀木將人馬分作三隊乘小舟出江韓世忠引兵絕
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而舟上五緡皆斜蘇勝見舟不行
急欲撐入海口胡兵前後漫江而來霍武大呼曰風色失利
將軍可登小舟世忠即砍下舟緡登小舟迎敵兀木令善射

兀木射蘇



勝墜江中

者以火箭射海舟五緡皆自焚煙焰蔽天惹着善射乾燥
之物海舟火勢迸烈滿江通紅兀木乘勝殺出胡兵擒死
先莫不一當百宋軍大潰溺死者不可勝數蘇勝一軍殺到
保定世忠下了小船兀木一箭射來正中蘇勝左脇墜落江
中堂董太一驥後攻霍武死戰救了世忠奔還鎮江兀
木大衆遂濟江屯六合縣是役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木十
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亦不敢復渡江矣後人有
詩一首云

胡騎南來帝輦遷

中原土馬迷紅道

兀木勢窘兵亦折

誰知識破閩人策

孤臣整志欲回天

江上旌旗拂紫煙

英雄氣壯海舟連

百戰功勞付枉然

却說兀木既濟江離六縣恐宋兵追襲引本部人馬連夜趨

金兵林火



建康城

建康剽掠城中一空放火燒了倉庫與漢兒反臣李稅守臣陳邦光宣撫使杜克自靜安鎮是鎮在應渡宣化而去岳飛天府東北知之分兵前後邀擊大破之金兵溺水死者不可勝數搶去物件委棄于岸者山積岳飛遂引兵入建康安撫人民修葺官府衙門遣人四下搜索虜寇並無遺留一騎在城次日岳飛拜謁于五岳廟因作盟記題寫于壁間云
記曰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歿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快國讐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與建康之城一鼓收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畜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比踰沙漠喋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板圖朝廷無虞王上首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岳飛收



復建康

岳飛既復建康遣使背表押解女直渤海兒金將共五十餘名送徃行在使人到越州進上岳飛表章
表曰武曷大夫臣岳飛上言臣今有得建康實為國家形勝要害之地當選精兵固守今張浚欲臣守禦鄱陽以備虜寇之擾江東江西者臣以為虜寇若是渡江必先侵浙東浙西之地其江東江西地方偏僻虜人亦恐重兵截其歸路此江之東西非虜所向也伏乞加兵與臣前去守淮謹護建康腹心之地而可恢復中原臣不勝感激之至謹言
高宗覽表嘉納其言及詢問解來虜將二聖消息皆言近日有人傳來說道金主從二帝離五國城去金東北有千餘里遠其地喚作鶻里改路彼時洪皓自雲中寄書以挑架梨地等敵二帝于五國城始知康王即高宗聞之慟哀不已仍遣使命送鎧甲一百付金帶一

戚方把



守官橋



條錦袍一領賞賜岳飛及手詔令征勦叛將戚方時戚方為廣德軍詔下岳飛即點集三千人馬望廣德進發前抵苦竹嶺嶺在營且說賊首戚方已差賊黨守把官橋阻截官軍來路岳飛人馬到官橋聽知有賊守把矢着一根箭于橋柱遂下令領回人馬守橋賊衆見橋柱上箭一枝扯下送與戚方戚方見了大驚知是岳飛人馬來到即與其黨逃離官橋哨軍報知岳飛道戚方聞統制軍到連夜逃去岳飛遣首將傅廣領兵追之傅廣得令即引二千人馬來追戚方戚方正走之間望見後面征塵蕩起知有軍馬來追令手下探追將是誰哨卒回報乃岳飛部將傅廣戚方喜曰不足畏也勒回馬整衆以待傅廣近前罵曰賊奴休走戚方更不打話挺鎗直奔傅廣傅廣舉刀交還二人戰了數合傅廣力怯撥回馬便走部下大亂戚方驅衆掩殺敗兵走報岳飛岳飛大怒自領精兵一

戚方求



救張俊

今家岳王忠志車

萬前來策應正遇傅廣被戚方追趕來到岳飛一軍向前戚方見是岳飛旗號退走不迭岳飛下令不要走了此賊衆人盡力追逼戚方生路將盡恐被岳飛所殺正遇朝廷差着江淮路招討使張俊來與岳飛會兵方即棄了賊衆潛逃投拜張俊乞救性命張俊曰尔為岳統制將何故又叛方曰小人一時感禮叛去今後願立功贖過補報朝廷再不敢如是也俊曰吾見岳統制為汝解說遂納之次日大軍與岳飛相會二人握手甚歡各訴欵曲俊設酒禮待岳飛正飲酒間張俊令戚方來拜見岳飛戚方拜畢跪在階前痛哭乞命岳飛大怒喝令斬之俊曰國家用人之際統制看官分上饒他此一次岳飛起謂曰招討鈞命不敢不從只是背了朝廷反將出去聚衆剽掠村落我曹再三使人勸他此賊處心不忠難與別賊比昔我在廣德與虜對敵之際他暗射吾即今不令

岳飛鳴



人知藏之囊中待彼有逆意必令斬之今日果然即令人取箭付與張俊看的有戚方名字俊曰汝既叛主將復為盜賊罪不容道矣又謂飛曰請統制依軍令發落於是岳飛叱左右推出戚方斬之仍分付眾軍曰汝等各宜奮力盡心以圖報效毋學戚方眾軍喏喏連聲願從統制鈞旨忽報金兵圍楚州高宗降手詔命岳飛即日起兵解楚州圍岳飛既得手詔即與張俊相別且看後來如何

